

精英·音乐

[美] 温顿·马萨利斯 杰夫瑞·C.沃尔德 著 程水英 译

这就是爵士

——马萨利斯音乐自述

南京大学出版社



MOVING TO HIGHER GROUND

How Jazz Can Change Your Life

Wynton Marsalis

Geoffrey C. Ward

MOVING TO

How Jazz Can

Wynton Marsa

Geoffrey C. Ward

[美] 温顿·马萨利斯 杰夫瑞·C.沃尔德 著 程水英 译

这就是爵士

——马萨利斯音乐自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就是爵士:马萨利斯音乐自述 / (美) 马萨利斯
(Marsalis, W.), (美) 沃尔德 (Ward, G. C.) 著; 程水
英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

(精典·音乐)

ISBN 978-7-305-07824-8

I. ①这… II. ①马… ②沃… ③程… III. ①爵士乐
—艺术评论 IV. ①J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2883 号

Wynton Marsalis

with Geoffrey C. Ward

Moving to Higher Ground

Copyright © 2008 by Wynton Marsalis Enterprises

Th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07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精典·音乐

书 名 这就是爵士:马萨利斯音乐自述

著 者 [美]温顿·马萨利斯 杰夫瑞·C. 沃尔德

译 者 程水英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27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824-8

定 价 24.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导言 “好，这就是爵士”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民权运动方兴未艾，那时詹姆斯·布朗、马文·盖伊和史蒂夫·旺德是非裔美国人中流行音乐的王者，那时人们留着八英寸的爆炸头，穿着涤纶休闲服，革命的气息仍旧弥漫风中，任何赶时髦的人最不愿想到的是黑人大妈、汤姆大叔、拖沓懒散的黑人，还有笑面揽客的南方爵士乐。光是名字就让你厌恶。所以当我父亲说他要带我和我的哥哥布兰福德去一个乐队为丹尼·巴克——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五弦琴和吉他手——指导的孩子们演奏，我们所预想的全是卡通音乐或是某种老套讨喜的曲子。且不说那个，什么是五弦琴呢？他们是用这个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演奏的吗？兄弟，我们不用在周六到处跑，回到那受奴役的日子，耶！

实际上，丹尼·巴克跟每个人都演奏过五弦琴和吉他，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西德尼·波切特、杰利·罗尔·莫顿，到詹姆

斯·P. 约翰逊和卡布·卡洛维，但是我们并不知这些人是何方圣人。我们当时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肯纳。布兰福德9岁，我8岁。父亲开车带我们去新奥尔良花了半个钟头，来到巴克先生美景浸礼会教堂铜管乐队排练的空地。

在那儿我们见到了一个老人，我想应该是巴克先生。他天性活泼，充满热情，一肚子生动的故事。他热爱新奥尔良也爱孩子们。那天他给我们上了平生最深刻的一课——关于演奏爵士，以及人生中自我表现和互相尊重的可能性。

他先谈到鼓：“低音鼓和钹是整体的关键。我们打四拍，1、2、3、4。低音鼓打在第一和第三拍上，钹打在第二和第四拍上，听起来两者互相应和。因此当低音鼓发出‘咚’的声音，你就敲钹回应——锵。”

1	2	3	4
bummp chhh, bummp chhh			
咚	锵	咚	锵
1	2	3	4
bummp chhh, bah-bummp bummp			
			chhh
咚	锵	叭咚	咚
			锵

“现在第二节的第四拍上，钹和低音鼓一齐发声。在你同时击

打这两者的时候，好，这就是爵士。”

“瞧，”他解释说，“你要按照你的分谱弹奏，跳过节奏，就像在跳舞一样。”

接着他讲到大号：“再说大号，它是摆在这里最大的乐器。你要吹大调音阶并留出间隔，大东西动得慢。”他哼了几句大调的曲子。“你们负责的是低音鼓。你们两个人都在场，所以你们要互相配合。你们是基础——是拍子的基调。”

大号吹起来了。巴克先生说：“你们要带着感情去演奏。当你带上感情了，从心底里，你就能跳起来。”于是他开始跳动身子，接着大号 and 鼓都开始演奏。然后他说：“你们要合在一块，要一起动！”接着它们发出一些低沉的、嗡嗡的声响，他就说：“好，这就是爵士。”

然后他转向长号手：“你有什么是别人没有的？”

“滑音，”男孩回答。

“对。在爵士乐中，你总是要具备与众不同的本领。为做你自己而自豪。你吹的是一个低音乐器，你吹得越低，节奏就会变得越慢。所以我想让你吹这个声部。”他哼唱了一下那个声部。“我希望你时不时地把音滑高，再滑高，rrrhhhhrrrrraawwmmmp，分开点，到达一个音阶。把音分开。”大号、鼓和长号一齐演奏起来，听上去乱糟糟。但是巴克先生说：“这就是爵士！”

然后他对着小号手们说：“现在，小号是主导的乐器了。你们

要变强，你们来吹主旋律。”他教了我们一个曲子，《小丽莎·简》。我们开始演奏起来。我们吹完曲子，受了点小小的挫伤，他说：“带着个性来吹这些音符。摇动音符！摆弄音符，带着节奏吹。你们也要跳起来。”他总是先唱出要我们吹的所有调子。我们和大家一起演奏这首歌，听起来真像噪音。是的，听起来确实糟糕，但是到最后这似乎变成了某种乐趣。

接下来他走向单簧管乐手。“现在，你明白你要吹的全部调子。你可以吹得快些、高些，比小号调高；你可以快速地吹出跳音和颤音等等，这会让你和其他小号手有区别。我要你们大家时不时地这么做。跟小号吹同一支曲子，但是要高一个八度。”单簧管乐手们吱吱嘎嘎地吹了起来，巴克先生倾听着，“不管你们做什么，要带着个性去做。拿好乐器，屈身，滑动这些音符。”他们试着这么做。

巴克先生说：“这就是爵士！现在，让我们听听单簧管和小号吹这个曲子。不过你们合奏的时候，你们要互相交谈。小号停歌的间隙单簧管要补进来，而小号也需要留出这个间隙。”于是我们尽力合奏。单簧管吹高八度，加入了一些快节奏的音符，不过仍旧是吱吱嘎嘎的。糟糕。巴克先生又说：“大家全体一起来吹《小丽莎·简》。”我们吹出了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刺耳、最杂乱的玩意。

“先生们，”他热情地总结：“好，这就是爵士。”

如果你看看今天新奥尔良的爵士现场，会看到许多最棒的艺

人——吕西安·巴尔巴林(长号)、夏农·鲍威尔(鼓)、迈克尔·怀特(单簧管)、格雷格·斯塔福德(短号)、赫林·莱里(当时是小号,现在是鼓)都在丹尼·巴克的美景浸礼会教堂铜管乐队演出过好些年。因此他讲给我们听一些多年以前的事,他也教会我们一些东西,如:你是有创造力的,无论你是谁;尊重你自己的创造力,也尊重别人的创造力和创造空间。

这是我从爵士学到的人生教义第一课。我们听到许多关于这个时代爵士的点滴:诸如爵士只适合行家,对大多数人来说太难理解;爵士没有能识别的原理或目标;爵士的最佳表演是在过去人影稀疏烟雾弥漫的俱乐部里;最后还说爵士本身是在送葬者的台上,离坟墓只一步之遥。

过去的三十年我都在尽力表明这些言论完全就是谬论。在本书中我希望能传达美国最伟大的音乐所展现的积极讯息:伟大的乐手们如何在音乐台上表现出互相尊重与信任,这点可以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丰富你人生的每个方面——从个人的创造力和人际关系到你经营事业的方式,以及用最现代的意识理解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意味着什么。

大多数需要观众参与的活动都有方法教导新手如何才能最佳地去欣赏活动的进程。运动赛事有解说员来解释动作。戏剧有辅助的节目说明或字幕。博物馆提供音频指南。在爵士中,即使是现场演奏的乐手,通常是“随感而发”,“一直听你会听到那种感

受……某一天，”或者其他一些隐晦的建议，不明示你但确实让你觉得不嬉皮。“如果你要问，你永远不会知道。”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爵士美学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个谜，尽管那些伟大的爵士艺人，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到特洛尼斯·蒙克到马库斯·罗伯兹，都展示出他们全都共享着共同的艺术目标。我们继续看这本书我会解释得更完整：摇摆，演奏布鲁斯，切分各式的曲子，组成新的形式，互动即兴，展现朴实的精湛技艺——所有这些都旨在通过爵士的语言诠释现代生活的广度和范围。

我想消除倾听爵士的神秘，并且向你展示这种音乐的潜在思想如何能改变你的人生。我想帮助你感受这种音乐，理解那些伟大的乐手们在声音和个性上的不同：迪兹·吉莱斯皮、比莉·哈乐黛、迈尔斯·戴维斯、奥耐特·科尔曼、查理·帕克、杰利·罗尔·莫顿、约翰·路易斯，还有很多。我要让你一瞥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这些乐手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向你展现布鲁斯的核心，解释爵士的即兴表演为何有别于所有其他形式的音乐即兴，还要探讨爵士中自我表现和自我牺牲的创造性冲突，这一冲突来自摇摆的灵魂，也存在音乐和人生之中。

一步步，我想告诉大家这些年来音乐给予我的教诲，关于艺术和人生的教诲，我希望这些也能帮助你找到——或者坚持——在表达自己的权利和以自己的方式拥有事物之间的平衡，你在和他人为了着共同的目标合作的时候有责任尊重他们。这就是丹尼·巴

克教导我们做的——自我欣赏,也互相欣赏。通过这样的音乐我希望你们也能做到这一点。

温顿·马萨利斯

目 录

- 导言 “好，这就是爵士” [1]
- 第一章 发现摇摆的乐趣 [1]
- 第二章 讲述爵士的语言 [20]
- 第三章 众人的音乐：布鲁斯 [49]
- 第四章 演奏所需的努力——感觉怎样 [67]
- 第五章 伟大的聚会 [93]
- 第六章 大师的教诲 [116]
- 第七章 无名之物 [170]
- 中英文译名对照 [183]

第一章 发现摇摆的乐趣

在路易斯安那的小农庄一所小木屋中，孩子们本该留在后面的房间，但我设法溜进了前面的房间。那时我应该是4岁或5岁，但我记得当时房间里昏暗，只是亮着淡蓝色的灯或者是红色的灯，许多大人们，男男女女，打着榧子数二四拍，编配出一首布鲁斯节奏的歌曲。有些人唱着歌词，但是所有人都跳出一身汗。那时我还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但我能分辨出这是让人高兴的事——高兴得不能让我靠近。

不过，我可以靠近这音乐，不能错过它，千真万确。那时收音机里总在放R&B：什么“宝贝这个”、“宝贝那个”；什么“我需要你，女孩”；“你为何离开我？回来吧。噢！”那样的音乐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知道那些歌，每个人都喜爱它们，比如《我顺着葡萄藤听到》，《停止吧！以爱的名义》，《靠着我》，《爸爸得了个新包》。

当时，爵士有所不同。那是我父亲演奏的现代爵士。以前没有人跟着跳。它要注意跟节奏的关系。R&B的基调强节奏稳定而不变，而我爸爸和他的朋友们表演的节奏始终在变也很多样，一连串的思想汇聚到一起感觉良好。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摇摆乐。

我记得和哥哥布兰福德去过的最早几次爵士现场演出都像独奏会。只有不多的几个长者在场。有些人给我们糖果，而我们也总有好机会跑来跑去。我注意到黑人似乎都不怎么喜欢这种音乐。事实上，几乎没什么人懂得爵士，我纳闷为什么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还要这么费劲地演出。

那时，我大概八九岁，我开始注意到某件很奇怪的事情。尽管我们社区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参加过一次爵士演奏会（或者任何这方面的艺术形式），尽管他们甚至不把音乐当成一种职业，他们对我父亲也有一种尊重。我认识到这和爵士有关，因为父亲根本没有任何物质财富来表明哪怕一丁点事业成就。

我开始更多地注意来我们家或者和我父亲在新奥尔良一带的俱乐部演奏的爵士艺人们。他们是一个有趣的团体，如果你能不介意他们看起来是多么的怪异。首先，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互相称呼“猫”，把演出叫做“马车”，乐器是“斧头”，他们的交谈充满着各种生动尖锐的话语和无愧于心的道理。

即使你还是个孩子，他们也直接跟你谈话，也可能真正倾听你想要说的话。

当然，他们也谈论男人和女人、政治、种族和运动。但是他们尤其爱谈爵士乐，谈它的现状同时也谈它的过去，仿佛它一直都停留在现在：“特兰和他们一起演奏了这么多我无法超越的曲子。而人们却整星期不停地跟我说他们啥也没演。伙计，那样的音乐使我驻足门外。”

他们能不停地谈论各个乐手所演所做所说的，那些大人物似乎都有生动的名字：青蛙、兔子、糖果。对我来说，这些人似乎互相都认识，至少都有某种联系。所有这些生硬不恭的言谈中，总有种不同寻常的温柔，是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总是拥抱着打招呼——即便是见到最受尊敬的乐手们——有时是脸颊上的一吻。这是一种自然的放松，徘徊在理智的边缘。一种告诫但不疏远那些可能有吸毒问题者的方式。总抱着这样的感觉：存在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心灵和这个世界的事物，将变得更美好。而且超越其上的是，感觉到这种神秘的音乐某一天可能帮助人们看到事物是怎样结合起来的：隔离与融合，男人和女人，政治进程，甚至股市。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仍旧是自信、乐观的人。即使他们被驱散，被误解，有时个性难以相处，有时被太过强烈而改变心理的遭遇损伤，被困在一个急剧脱离演奏技巧专业水平、浪漫表达和整体艺术的文化中，他们仍旧信仰自己演奏爵士的价值，仍然明白他们的职责是创作音乐——并且让彼此理解它的意义。

他们即兴演出。

现在说即兴演出的能力——创造出能让你摆脱困境的东西——那么，每个人需要了解怎么做，哪怕只是要求在对的时间说出对的话。我想一定有这种即兴演出的音乐。我需要更多地了解它。而跟在一群爵士乐艺人们身边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孩来说是伟大的教育，因为他们讲述了伟大的故事而且他们懂得如何倾听。那是他们的方式，讲述和倾听，倾听和讲述。

我父亲可以一直说几个小时。但是他也会用心地听，而且从来不会用那种高高在上让孩子们发疯的态度回答。我对他有着种种回忆，记得有一次告诉他我在足球或篮球比赛中的表现，部分情节是捏造的，他只是站在那里专心地倾听每一个细节，还附和着，“嗯。是的。”当他和其他爵士乐手在听唱片或者收音机的时候，他们能够听到所有我仔细听却注意不到的细节。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从一个次中音萨克斯吹出的三个音符是他们需要收尾的全部，“那是金·艾蒙斯，”“耶，那是朱格，”或者“蒙克，我听出来是你，特洛尼斯！”这种看似神奇的听辨能力使我明白父亲大概知道我在添枝加叶。

他和他的朋友们似乎能够跟上别人演奏的每一刻。你要记住，现在我们这些人听的是三分钟带歌词的曲调，这些歌词容易记，就像是三十秒重复的音乐伴奏。但是他们这些人听的是索尼·罗林斯的《阿尔菲的主题曲》，七八分钟里，有人吹奏各种萨克

斯,不断起伏,跟随着它的感觉就好像是听德尔斐神庙的祭司在说话,说“说出你的故事”这样的话。音乐中还会有某些细节,“嗯嗨”变成了“噢”或“嗨喂”——这类狂喜的情感喷发可以征服教堂中的人们。他们会应和着桑尼,好像他就在房间里,而全部的七八分钟录音内没有一个词出现,不管是说的还是唱的!而我就坐在那儿听他们说话,和听外语差不多,尽力想理解,想学会它。

12岁起,我开始聆听约翰·科尔特兰、克里夫·布朗、迈尔斯·戴维斯和弗雷迪·胡巴德。每天就只是认真地去关注这些乐手,我开始意识到每个乐手都在他们自我存在的正中心开启了一个私人空间,用他们独特的乐音来表达这个中心。大师级乐手的乐音就像是人的说话声那样个性鲜明。有了这个基础的认识后,我特别关注他们通过音乐交流的是什么——纯粹的真理,靠与朋友的亲密关系传达出来,表露某种关于他们自己的秘密而敏感的细节。很多次吐露心声可以让别人与你靠得更近。在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了解到这个世界和你自己的一些事,如果你能运用你了解到的,你就能更加接近他们,接近许多。

我渐渐理解,为什么那些在我父亲身边流连的爵士乐手们是如此的自信。他们并不介意你知道他们是谁。跟科尔特兰在一起,我自然对他的高超技艺印象深刻,因为他吹的萨克斯声音能够随意起伏。每个听过他演奏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但我注意到最有意义的片段往往根本没有什么技术难度。这些片段很简洁,

就是那么自然地流出，如同我们记住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深刻的情节，既穿透了我们，还久久停留；所有那些哈姆雷特说的话，你只记住了“生存还是死去”或者“去睡，也许会做梦”。这一类的言语中透露出某种普遍真理。

我可以描述它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比较两个人之间的感觉。不用说话，不用做任何手势，就是有感觉。那种感觉如果换成话语或是手势就失去了浓度与纯度。如果有人站起来吻你或者说“我爱你”，那些行为就弱化了那么强的感觉。但是如果有人懂得如何交流那样强烈的感觉——如何把握心灵的一瞬——他们就会直率、真诚和亲昵地凝视你。仅仅是眼神就能温暖你全身。我们多数人常常会从孩子们那体会到这种率真的感情。但是有些成人也会表达。因为爵士艺人们在时间压力下即兴演奏，他们内心的情感就会自然地流露。这就像你还没来得及编顺谎言就被要求回答问题一样。最初的想法往往就是真实。

那种纯粹的感情就是我从科尔特兰的乐音中听到的。他的乐音是他的感情，你也能听到汤米·弗拉纳根在即兴弹奏钢琴时的感情；你还能体会到保罗·钱伯斯弹奏贝司时的感情以及阿特·泰勒打鼓时的感情。一次表演就是他们感情融合的即兴交响乐，由于时间的压力而表现地更坦诚。

要找到话语描述爵士乐手们表达的情感并非易事。你说不出童年时看着光线透过窗帘照进卧室时的感觉，或者被同学取笑有